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六八號

據

清·歐陽駿等修，周之鏞等纂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萬安縣志

(五)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萬安縣志卷十七

文翰志

軒鏡光懸徵文考獻言有心聲隨時發見敷奏朝端
立言雅鍊記事賦詩或懲或勸惟收實錄匪矜彩綯
提要鉤元爲邦之彥志文翰第十一

疏

明

通水利疏

匡思堯

臣居鄉井以耕爲本輸貢糧稅由斯而供田非水莫救
水非圳莫通本村田連數百頃溝洫未疏禾苗悉皆枯
死生民懸命差糧虛負父子化離深爲民瘼幸沐恩聖

朝大闢言路諸凡利病許軍民叩關直疏臣敢冒死上
瀆於陛下乞赦庸愚俯納葑菲臣伏爲居住六都剡溪
上接五都下暨七都一望一十餘里皆可耕之地遇春
而澇遇夏而旱西成則三釜不登俯仰無資國賦則兩
稅莫給逋負載道是皆疏濬之未盡沃野而成赤土者
也臣詳察地形原濕高下宜乘上流橫江滙水之源接
下流通圳分水之利莫如藍田開立陂圳引灌大湖坵
塘北南洲剡溪樓下鶴塘麻溪諸地則自東一帶可濟
次莫如塘邊立陂圳引灌觀背橋頭棟下墟中陂下洲
下香岡諸處則自西一帶可濟臣目擊艱難身閱利病
具情訴縣并訴司府未蒙詳允臣今不避斧鑕填圖書

形敢冒奏宸聽乞下勅差官同江西使司廉能官員親詣本縣起集鄉夫將前奏圖式寬岸圳堵堪足注水開築陂圳二所直從圖形指處開圳圳若有犯沿途田塘臣愿收糧入戶承應差徭國賦時供臣復思興利除害易地皆然普天之下甯無壞土衰延未盡開墾而委膏腴爲萑草者乎率土之濱甯無阡陌連亘未通溝洫而委隴畝爲黃埃者乎雖世際昇平下無游惰然力本自盡遇旱束手不得已而枵腹待斃又不得已而逋負莫償惟仰體聖意必不忍膜外視之伏望切陛下子視蒼赤遍疏天下萬民回生臣並螻蟻均沾化雨爲此今將實蹟圖形隨本親賫誠惶誠恐不勝哀籲之至

恤民疏

劉致

題爲恤民事伏覲詔書內一款各處逃移人戶有回還
復業者有司免其差糧三年戶下原欠稅糧草束盡行
蠲免有司務加存恤賑濟不許追徵欽此欽遵臣有以
見皇上恤民之心卽帝堯不虐無告文王視民如傷之
心也切惟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恤民以固本在乎厚其
財而不困節其力而不盡況王畿四方之本是畿內之
民視之天下尤當加意存恤可也照得順天併直隸保
定河間等府所屬州縣人民先因正統十四年驚疑之
後流徙他方中間多有飢窘適身棄賣兒女者有之依
附失所甘爲僕妾者有之妻子凍餓兄弟離散臣推言

及此不能不爲之流涕也近年以來陸續招撫回還復業但復業早者則田土未盡拋荒房屋未盡頽壞畧加人力稍可安生若復業遲者則田土久已拋荒無牛耕種房屋久已頽壞無力修理私養不給官府侵辱如得其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爲今之政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省一事則民免一事之擾寬省不施民何所賴雖皇上矜恤之詔頻頒奈有司奉行之職未至姑以糧差二事言之其逃移復業人戶合當照例免其糧稅寬其徭役今之司錢穀者惟以聚斂爲能罔以愛人爲念戶部不行取勘總額未除府縣又不開申科徵仍舊往歲因循旣已如是今若奉詔仍不宜行將致朝廷之大

信不彰窮民之所望歟矣至於掌工役者務以利己爲
先不以恤民爲重且如惜薪司搬運柴夫一縣或三五
十名或五六十名每月一換被管柴內外官員通同總
甲人等每夫一月徵銀三兩有分送權要辦納月錢亦
有准令雇工餘錢入已及有易州廠採辦柴夫一縣或
七八十名或三五十名每季一替見存者苦於科害復
業者間亦輪當殊不知剝民脂膏槌民膚肉爲國斂怨
實在於斯如蒙准題乞勅該衙門凡應免糧稅卽轉行
巡撫官督令各府委官親詣各縣從實取勘近年逃移
復業人戶花名糧數備造文冊繳部查照開豁總數照
例優免其惜薪司易州廠柴夫亦合差官查勘實數酌

量費用畧與裁減候下年民力稍肅再加採運仍禁約
不許通同作弊科徵銀兩如此則恩出於上澤被於下
而民財可厚民力可節王畿安而四方亦安矣臣待罪
言官無所裨益輒敢上陳蓋以民情休戚實關國體伏
乞斷而行之不勝悚惕待命之至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玉

臣聞救燃眉者不可拘拱手之儀呼疾痛者不能循唯
諾之節里之於其鄰必從容而言之父之於其子必呼
號而言之何者其勢誠迫而其情誠切故也然則朝廷
大事果有關於治忽安危爲臣子者所當畢命効忠犯
顏陳謨豈可自諉泛遠甘爲容默哉臣待罪近畿竊聞

陛下近頗聽信大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惶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託之言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爲戲弄不過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爲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爲職故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忠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徇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爲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

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於殿上丞相申屠嘉
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令吏行斬之古人致嚴
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
之道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
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
者進則國事日隳可不謹哉抑臣尤有深憂於此陛下
春秋方富而總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臣者
又多退閒則言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乎必將逸遊
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譴詔之言日進如是而
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災變頻仍甚者白
虹貫日雷震殿庭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

證諸人事厥繫匪輕而天下民貧財盡所在空虛武備
不修羣寇日肆夫以陛下卽位之初天下之疲敝如此
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若乃厭
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旣逸而棄其
銜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
常以眾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
旣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羣佞不除則小人之勢益肆此
臣之所大懼恨不碎首玉階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
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
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勉重
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

禁止逸遊完養精神清心講學以典治理如此則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必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乎軒轅名齊乎堯舜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哉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酌議積穀疏

劉 愬

題爲酌處積穀事宜以裨荒政以盡下情事臣聞積儲者生民之大命所以備非常固邦本仁政之首務也我太祖高皇帝發自畎畝重小人之依列聖相承一意田功盡有相之道其於儲畜備荒之政區處講求可謂極其周詳督責考成可謂極其嚴切郡縣之吏乃有不能仰體德意視爲彌文致使倉庾空虛災沴無備此郡縣

吏之罪也安所逃於斧鉞之誅乃若事當劑量可使其
法行之而無弊臣既知而不以上聞是臣奉職無狀豈
不負皇上之任使哉臣請以積穀之法當劑量者爲皇
上陳之臣查得計里積穀之法起自宏治三年迺其後
行之而不能如其所限於是給事中胡叔廉題該戶部
覆議如十里以下原積穀一萬五千石今積穀至七千
五百石二十里以下一萬石三十里以下一萬二千五
百石五十里以下一萬五千石一百里以下二萬五千
石二百里以下三萬五千石三百里以下四萬五千石
四百里以下五萬五千石五百里以下六萬五千石六
百里以下七萬五千石七百里以下八萬五千石八百

里以下九萬五千石每百戶所積糧一百五十石又不
能行於是御史宋纁又爲題減其十之五而迄今猶病
其不能行者何也是一切之法也夫州縣之在各省則
有邊腹繁簡民之在各州縣則有實在流亡今不爲之
區別而一切執版籍之里分以爲之限臣知其勢必不
行矣臣試以湖廣各州縣言之邊彝小邑民夷雜處逃
叛羈縻常法難施按之版籍徒懸虛名者有之矣腹裏
各州縣多沮洳頃歲數罹水災民多流徙汪洋彌望
按之版籍徒懸虛名者又比比皆是矣民瀆事簡者每
苦於訟牒之稀少道衝事繁者又苦於催徵之弗給今
乃一切照里爲之限而責其取盈是使州縣有志之官

終歲輦蹙憂倉庾之弗充不肖者反借口積儲爲憂
之計是未免爲王政之蠹也又議法之初本通計終歲
所積而言今則春夏二季已議折銀矣秋冬數月之間
而遽責以萬石之穀臣固知其勢之不能矣抑臣聞裕
國濟民本非二道劑量而流通之導利而布之上下此
所謂善用法者也臣竊見本省衡永地方野有源泉之
田山有粟豆菽蕨之利民至老死不倚賑縣官而往往
以預備倉之看守查盤爲病方今寇賊多警軍餉調之
如衡永等府臣愚以謂不必拘定里分但櫟括而爲之
限數滿則折收銀兩解布政司彙解戶部以充軍餉之
資及官府惟正之用其餘各府州縣可行計里之法者

照舊遵行如勢所難行如臣前所言者則量加酌損務
爲長久可行之法如此而不能實意舉行以負上之責
成則罰行而人不敢怨矣夫聖王之立法也必其法可
通行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計里積穀之法各省皆知其
不能通行而不敢言者拘於成法故也臣忘其愚闇冒
昧爲皇上陳之伏望勅下戶部再加參酌如果臣言可
采俯從議擬上請恭候命下容臣督責各該司道通將
闔省州縣衛所通融酌議量其地方以爲積儲多寡之
限如某州縣衛所原係荒曠衝疲應該積穀若干某州
縣衛所原係腹裏簡僻應該積穀若干某州縣衛所春
秋二季積銀若干應准作穀若干止以年限計數不以

里分爲拘如本年積有穀石或因地方災傷放賑饑民
亦准作積貯之數若積貯又復短少聽臣等卽照前例
從寬奏處治如所議可以通行各省仍乞勅各撫按
一議處回奏庶恩威允當勸懲得宜人心允服貯積
攸賴矣

再請折兌疏

劉 慤

題爲明會計以通時變預遠圖事據湖廣布政司督理
糧儲右參議王謨呈奉臣案驗前事仰道卽將顯承貳
衛原運漕糧行令再徵折色一年自隆慶四年以後仍
徵本色其載運船隻領運官軍作速計議若船隻委難
補造事勢難處必須計慮周詳酌議停安毋致臨期有